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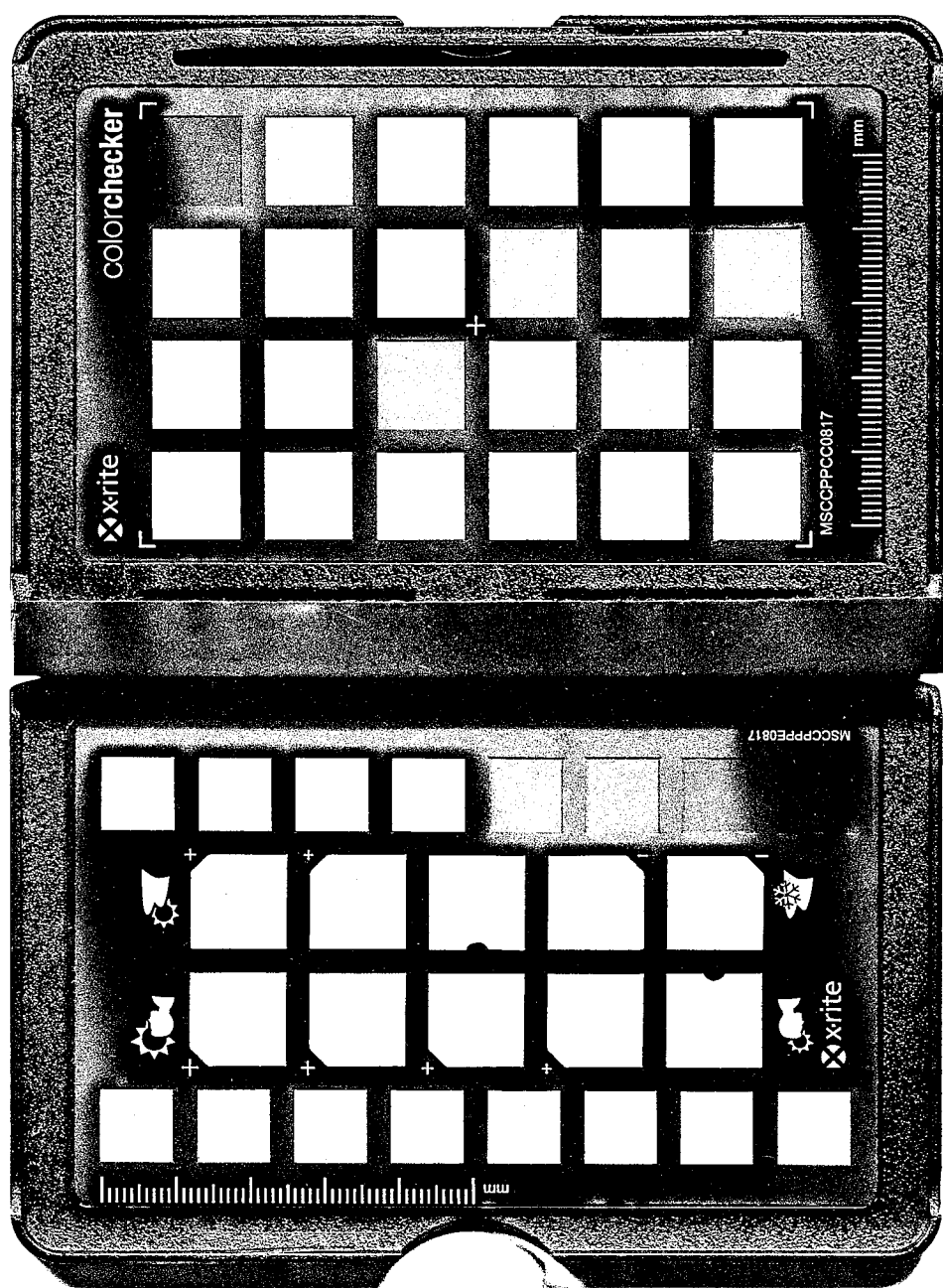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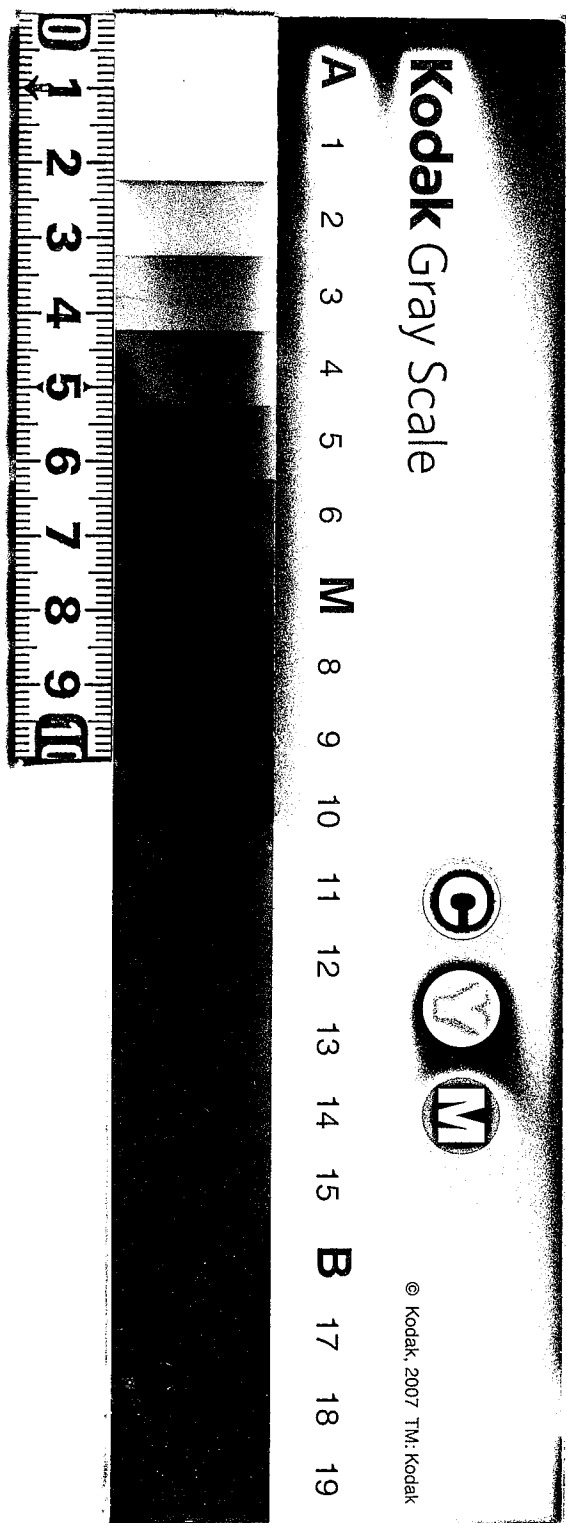
松樞十九山

十三

共四十六冊

聽濫志 上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060	
冊數		46 (13)	
函號	集	32	4



聽濫志自敘

聽濫云何鬼馮石而人聽之見以爲濫焉
夫余耳目所治其事核其情狡獪惡得謂
之濫也古者山澤之怪必書志聽濫猶書
閼兩意此顧劭爲豫章要廬山君入坐與
談燒左傳以續燈火蕭子顯不信鬼神著
伐社文以見志蕭琛厲殷吳興憤王遷之
于廟以彼諸賢所尊何德夫非清明在躬

者耶想其遺烈豈出西門大夫下竊怪唐
穆宗時李黃皇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
五所則胡以獨漏伯強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夫吳俗之淫侈相君所繇來遠雖知其
非駸駸入之青蘋之末漸被最深無之而
不靡矣然豚蹄而禳者農夫之事也獵較
而祭者野人之禮也奈何賢豪大夫亦相
率以黷令焉有枝弗沐而焉用桃棗蔭于

街彼其視牲玉噸笑等不足愛乎則吾儕
小人庸敢見爰居而弗禋能無速及日癸
丑春兒環仙以豆殤而余家有馮石之事
白蜺嬰弗胡爲此堂雖使令升復起未之
能論客進曰我彊我理南東其畝信如鬼
謀必欲盡東子之畝而後已乎雖然天有
還形子其謨慮以竢之矣廢人慨然而歎
曰嗟乎鬼爲陸梁若天假手繫惟余德之

不類而天益其疾哉將奚懟焉於是不勝
鼠思泣血退而抒其憤懣譔成是書凡三
日夕寢不寐始覆研以爲楚之檇杌未嘗
不與春秋並傳使監將來無妨刻畫當是
時天其生憂廢人死之不得第誦風雨雞
鳴之章蒿焉怨艾而已今甲寅春小婦免
身又生男芝見于燭蘭生于階如天之福
距一歲所耳其間冥感絕夢種種異跡與

庚戌春事巧相輻輳鄰人見者僉謂唐子
來歸暇日臨川吳公繇五茸理行部吳趨
聞其事來告曰不穀竊嘗私聽濫緒言所
謂天者驗矣然漆園氏不嘗言之乎寇莫
大乎陰陽願執事之彌縫舊貫也廢人思
其言長者遂更今兒乳名而密不以異跡
語外省齊人畫鬼易于犬馬以犬馬有形
而鬼無形也若聽濫志中鬼其形在有無

之間無不善畫者莫能圖矣嘻詎惟鬼哉
爛羊續貂首尾顛倒屋作金字口爲鼓聲
滔滔皆是何者非濫也乃舍旃弗聽而顧
獨與魍魎爭光寧非余之罪也夫志成釐
爲上下二卷傳諸好事不足佐宣室之談
蓋就刪旣久而無文以冠又念此一役也
爲混沌畫眉安所藉公輸子之巧遂抽筆
而自敘之是歲商秋錢希言震舟記事

附錄

宋孝廉幼清書

北行竟成焦鹿夢以爲故人羞臨渡江時
亦不能與足下一握手爲恨讀聽濫志則
纏綿淒愴何異屈大夫重摘天問也昔年
兒亡阿父抱痛不減錢翁但愧無奇文招
魂耳昔白香山劉隨州俱晚年得兒足下
亦何庸役役于此世傳樂天無兒多因爲

長慶集所誤也小弟懋澄頓首

文孝廉文起書

半年塵土長松下快領清談真足白眼世上矣披覽聽濫志無乃唐人遺文耶大是奇書非轉哥死何由勒成轉哥不死矣顧况文成而非熊更生造物者必有以相報也小弟震孟頓首

嚴邵武道徹書

吾兄聰明蓋世于學無所不窺於道無所不徹讀聽濫志見兄才美矣學博矣情鍾矣力餘矣四者缺一不能成是編因思猶園一種絕是奇書急欲求見且秋光長日尤思藉此消之友弟嚴澈頓首啟

家姪史氏受之書

苦雨浹旬兼以足瘡作惡忽得聽濫志快讀一過如魏武讀檄文時驟起狀也徵鬼

聖澤志 卷之二
徵人使淫昏之魅無所逃罪牛渚之犀不
是過已昔人以干寶爲鬼之董狐不圖今
日復覩此神奇當題數語以附青雲小說
家三種亦亟欲寓目不減雲杜公刻成幸
先見寄劒筴非離使君不能任下車時當
力爲慇懃此公雅人必無難色也商羊舞
不已恐作丁未故事冷局之人頗以憂生
爲累銀叵羅已入酒家矣小姪謙益頓首

聽濫志上

廢人錢希言簡栖氏譔

余故佞佛而尤喜談說鬼神幽怪自余兒
轉佳之死也意是我佛神通遊戲攝置瑠
瓏鉢中終當令仙人薊子訓抱還耳初不
謂其真死也然其生其死前後種種有奇
驗則妖孽不可云無即致鬼之術非妄矣
當世君子一切視爲夏棘爲齊諧將謂余

不當語怪亡論宣室酉陽搜神廣異諸書
見謂稗虞象胥之談舉無馮焉以彼九經
百史共載冥跡昭如豈亦盡皆非耶文在
手聲清汗宋無忌井大夫九首八足食人
之怪以所見測悉非荒唐當如禪人所云
無情說法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余旣
情鍾妾亦神傷相對嗚嗚類伶家燭下即
令余掐掌對客其若風鬟霧鬢何不知人

間屬毛離裏情何以至于此親昵來相慰
藉戒毋向隅不曰玉鎖則曰金枷不曰聚
頭冤家則曰搏沙眷屬余以爲此皆太上
忘情者言非篤論也夫恒山之鳥不辭躑
躅悲鳴三峽之猿猶能斷腸流血人獨無
情乃不能哀其兒才不才各言其子彼東
門吳顧季歎之流墮袞解毀猖狂亡賴別
是閭浮中一種鍊石肺肝曾足慕哉不見

當年杜子春受雲臺老人戒一切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苦惱無弗備嘗獨不忍掌中二齡之兒碎頭階下愛生于心噫聲遂出而藥鑪從此敗功固知吾輩血肉之軀喜怒哀懼惡欲皆可忘惟有愛根難斷耳昔蘇公彊人言鬼曰姑妄言之余恐鬼義不立則慎戒弗恭于是辭其妄詮次成書微獨以壽殤子請前諸君夜半之席

可乎兒一生無錦涎羅淚死當以寒蟬爲弔客塚上生聰明花樹也作聽濫志

經云佛言善男子衆生造業有現報有後報後報者前生作之今生受之現報則謂善業善報惡業惡報是已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即釋氏所稱見報乎然經又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代受則又何以說也

余五濁界中人焉識宿命不知無始以來
多生劫內造何深重罪業受斯惡報老此
身于恩愛別離憂悲苦惱之中豈余墮行
冥冥舉先世之德斬滅無餘以故不爲造
物所僂則爲鬼神所侮獲無禱之罪于天
天將假此以棄其疾耶余先後亡論育女
見殤凡舉男子六乳爲先嬪徐令人出者
二爲孺子妾瞿姬出者四三十年之間相

次失去無一存者夫黃臺之瓜不堪四摘
奈何彼蒼不仁以爲四之未甚摘余兒且
五今又六矣嗟乎焚林而田必無獸竭澤
而漁必無魚使皇天無意于焚竭我乎斯
時也余家豈讓六龍荀氏哉寒門薄祚自
不腆先王先公以逮于祖考封駕部公而
下諸父之子莫不有孫且羅列成行獨及
余之身而子焉不嗣余誠斬德然以先府

君之孝友慈讓而一生罹于多難先王父
之累仁積義亦豈盡蕩然無存彼其修之
冥冥而不喜爲名高者則又何至予焉于
余之身若此此誠天之難諶者也而余自
束髮以來身遭惡境萬千苦惱傷心刺骨
玉碎珠沉枕中紅淚當化爲碧乎然前此
諸兒之天質多脆弱不窅其病也或以瘰
癧或以痞疳或以痘疹扁鵲巫咸技窮而

後死雖哀無如之何不若是兒魁然也者
余目之爲他日國器即命不至食萬羊亦
可令荷鋤種豆何負于天而一朝見誅孰
令生之孰令促之於乎慘矣蓋余所遭之
中惟此番爲楚毒昊天降割無已太勞即
余亦莫測其故云兒乳名轉住小字環仙
妾瞿姬第四子也生于萬曆庚戌閏三月
初一日其年春余因過故邑虞山下弔翁

稽勲之喪遂得受之姪捷報稱孝兄方有
燕喜之事彊止余留連且謀同看東鄉顧
氏梨花爲余覓寓于埕寺僧樓邑侯楊公
亦張讌縣齋欵余因襪被僧樓半月時余
念亾兒阿真特甚淚痕猶未燥日夜冀其
再生若負建鼓而求一夕在僧樓中夢見
呂翁黃冠藍袍嘯傲古槐之下手握一大
金環授余環如漢家輕影錢樣肉好停勻

中有四字若籀篆文余拜而請教翁曰俾
爾戩穀非天保之詩耶此文昌帝君所貺
願子無相忘也余又拜而受教旣覺心異
之明日看花顧氏舟中診其夢語于偁孝
兄兄解之曰環者還也賜環貴象而金至
寶也授之自呂翁者回也汝兒其再至乎
且必貴會妾已有娠甫臨月矣而未就館
余趣馳歸吳門相與惻藉疇昔之夜獻夢

甚吉無憂產產必復得雄來者必真兒也
至閏三月朔之子夜余又夢緋衣神若亾
祖狀者抱兒來兒便跳入被中緋衣者臨
去大聲曰看好此兒余夢中呼妾甚急至
矣至矣妾亦驚寤共言所夢相符即以是
日申時誕兒墮地聲呱呱不輟徘徊四顧
宛如舊識始余以小印章默誌真兒肘間
驗之隱隱朱書痕在自真兒之亾也纔十

閱月耳余與妾無夜不夢至是兒生其父
都不復夢意念與影響俱絕矣故命名轉
住字以環仙其母則常呼之阿轉已又稱
轉轉也三月而笑四月而齒生余疑其太
早適社兄翁諫議過余而止之飯抱兒置
郝上捫其齧齧間曰先出在下無傷也小
兒齒早大都性少馴耳余始釋然是歲冬
初余有事于杭城時族孫用章以都水使

者樵木南關盤桓累月及除乃還明年辛亥春兒方歲週余再適杭城及夏乃還秋而邁先君之變兒衣文褕翠纓見祖父賓客不半載即脫去衰經纍然以侍余于服舍中教之拜起宛如成人余不忍見也是時兒漸扶床行矣力無能任保母乳于母猶未斷又覓梨棗甚急余頻年喪亂相尋公私交匱家日落橐日耻生計寂然至于

枵棬甌合鐙錠鋌勺率售諸典猶莫能餬其口而兒亦朶焉無常飽矣又明年壬子春余復有杭城之役寄食東諸侯門下者又幾半載妾母子及侍兒三人食貧于家時兒已大能言笑日夜憶余延頸以望余歸余念之亦甚見似者而喜遂以七夕出武林門解后粵西蕭宮詹公傳車至將投一刺而去公乃枳其轍不得行復買舟宿

西湖中者一月送公渡錢塘然後北返仲
秋八日之夕始獲抵家妾抱兒出迎見兒
衣無襦不勝心孤徐觀其風氣日上且聞
奇慧非常則又大喜過望閨門之內私相
謂曰轉住頭角漸露真如王家兒慰人意
爲桑爲榆將有賴矣此世界于吾無少缺
陷慎勿憂貧人生安能跨鶴上揚州耶無
厚不可積惟當蚤夜樹德以祈此兒成立

他不足慕矣妾頗然其言兒亦自夏徂冬
未嘗有幾微疾痛也家人輩時或戲呼其
名曰逃走客以其往年竄去而今復來故
云然兒既能言問其向者之逃何地乎輒
豎起一指仰面屋梁而曰在天上問天上
何所事耶曰須我送文書耳于是闔門皆
大笑以爲奇則又明年爲今歲之癸丑兒
且四齡矣先是己酉夏真兒之亾太暴夢

蜀江志 九
寐卜筮迎仙致鬼無不以爲凶宅中惡鬼
神所伺攫現在康王廟之文昌閣上今遇
酉戌大比代替送科舉文書余時大笑不
信其說適友人李廣文本石自虞山來致
其長公本寧先生書彊起余于蓬垢中語
之故本石謂曰郎君曾寄名于釋道二氏
乎余曰有之其母寄名真武呼爲阿真曰
是矣大凡童女童男之娟好秀慧者鬼神

伺而攫之一得其名可以勾攝不爲玉女
則爲金童所謂捉生受替吾家于楚而近
蜀俗事鬼往往而然亡足怪者余聽之心
怦怦動也追憶往年謁毘陵隋烈帝廟乞
籤祈子得第三百三十五中有玉女金童
之語豈其協焉如此哉而余最憤憤適署
真兒名字皆以金玉疇謂非前兆也且受
替之說間嘗于書中得之及閱唐人前定

錄載貞元年間柳氏兒醜醜死後踰月來家謂其父母云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爲天曹權祿驅使某今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其說如此果爾則余昏憤時恍見真兒空中如上天下天狀真妖夢之是踐矣間舉其說質之王百穀

先生先生曰此非戲論理實有之僕亦嘗見一書載七歲以下小兒典送科舉文書帝命天狐以導其往又大凡鬼神並在空中飛行人不之見耳寒家築臺以曝醬醢恒慮小兒女輩登其上觸忤遊行鬼神故下歲黹之鑰維謹子不可謂文昌之說誕也余近聞山陰諸葛秀才負冥中老人事實天狐輩挾小兒以行帝君司人間桂籍

豈採取小兒送文書事真有之耶適符王
先生言心益怦怦動自是命僧道諷經禮
懺設食放生所祈真兒再來者罔有遺力
及茲轉住之生咸謂奇驗血肉凡夫一念
馨香遂通天帝呼吸幸矣幸矣居恒相誠
婢妾兢兢過慎如集于木以育是兒不虞
歲除之前一日兒夜索廂子不得妾乃抱
洩于簷下余大怒止之不及甫登堂輒數

數嘔吐中夜嗽作病繇此起經言鬼神中
有能令小兒噦噫者灼然聖訓况淫神厲
鬼往往宿人簷下伺諸小兒方便奈何彼
墜漠不知戒兒時病嗽未寧連夜睡中自
搖其首罵曰胡爲見騶殆若將招之偕者
余目恍覩隔帷有童子形心竊惡之歲之
第五日晨炊方熟兒坐胡牀索食天若奪
余之鑒然者則又戲問如前逃走客昔何

以去乎兒忽笑而應曰今尚欲天上去也
兒去當再來耳余大恐與妾交唾其面既
而婢子輩雜然引他語亂之乃止其夜兒
即病熱越三日痘見于面矣是爲穀旦余
夜復有不祥之夢夢陟高山顛俯視人境
在烟霧空濛中杳不可辨忽見童子數十
人次第入一官署諦視之兒亦與焉余急
尾之並入其上坐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

余即前揖大僚延余下坐兩傍吏環衛甚
嚴抱簿書近千餘紙置案檢點俄有一人
插花于鬢連唱諸童子姓名曳一大帛若
匹練者于前將書之余起而請曰乳臭未
有名無煩尊官署及大僚低頭視事了不
酬答察其狀若戲劇中考校諸生然唱有
天地人三號而余兒在天字號中余心私
喜兒今已應秋賦乎久之與兒同入者相

率降于庭伴兒立屏間不過數人而已忽聞中庭鼎沸余壞坐視之有押牙十餘曹鬚皆插花中有蓬跣者無頭者草露藍縷者面如靛喙如鳥相閔如醉人態縱橫狼藉花皆墮地牽引童子數十纍纍並入一簪井中悄無聲迹余急起從屏間抱兒出未入手遽驚覺竟夕戰悸流汗如雨斯夢幾于載鬼一車矣已而心自解其天字乃

上品痘也卒不敢洩于家人於乎孰意竟成天上之譏哉兒始出痘頭面不過數點胸背落落如粲星醫師望而賀曰此脾經痘也幸甚亡恙矣第須藥以起之而兒時尚不絕于嗽故醫師用劑太涼痘色難起然亦罪不在藥也余家有老僕故嘗爲村中小巫以故家人浸淫其說尊信之如薄家蔡媼遇病輒使卜卜必淫祀喜靈寵血

食鬼神而此血食鬼神中有種稱五郎者
吳俗男女皆與事之搖手生畏旣繪像于
門奉祀不絕凡娶婦生子出痘之家無不
陳設幄幙筵席鼓樂極盛如享王者供張
晝歌夜舞舉國若狂神又嘗與民間婦人
遇往往自簷而下馮身相儀如丹朱東海
君天齊三郎之流當其琴瑟燕婉靡琛不
致一朝攜貳室如罄矣詩云蟠踈在東莫

之敢指鬼神之無耻也若此乎獨余生平
不信庭無非鬼之祭家有疾厄則吉更豕
零爲帝間召優婆塞誦蓮華小品作佛事
而已而老僕者故嘗龕事其神于室寂寂
如故至是兒痘甚稀初不在死法中忽聽
老僕之言云是此靈爲旣非令而擅禱爭
迎痘司五郎諸神于堂觀其狀以惡駭天
下牲醴畢具巫覡滿前祝者聲未絕而兒

痘頻增明日乃第四朝顧願視之愕然曰
胡變之數也豈公家有陰翫乎教使服桑
蝎又教使服龍鯉甲久之色且起矣漿徐
徐灌足矣凡旬有一日而氣血寢敗火毒
上攻余急欲用參醫師先不聽至是參亦
用之無及而臧獲輩紛紛請禱禁藥不進
兒亦性瘁生平不喜嘗藥竟以是死死之
時撲入母懷索乳乳畢又數搖其首向空

唾曰胡爲相黜至此余鬻獨參湯以竢急
索飲數口朦朦若寐妾曰幸已寢熟戒無
譁須臾視之氣盡矣時正月十有八日也
是夜雨如瀑起若萍號門戶皆無故洞開
舉家震慟余哭之不能出聲訝曰吾痛獨
無聲哉哀莫大乎心死不知五內已盡裂
矣捫其頂逾時尚溫豈生天之說果非誣
耶瞿曇氏言人命如陽燄如風燈如隙駒

如餅雀如聚沫如狂花如石火電光如輕
塵弱草曾有若家兒之湓焉朝露化爲蜉
蝣者乎於戲痛哉余爲兒箕裘計買鄰人
皇甫氏園廬增飾丙舍經營花木馬牛之
力無不畢竭時夜鶚炙余誠太早計矣及
兒之死無不歸咎于凶宅冤鬼而鄰媼走
告者有互市官人居停此園子死陳屍在
君家卧內輒時時見形余始悟向所見隔

帷童子寔此祟耳記得翁諫議兄嘗謂余
林園中多鬼神遊處不宜家足下生兒不
育未必不職此故余悔不用其言以至于
此矣冤業牽纏理誠有之果若人言余本
因兒繕宅卒乃以宅祟兒爲誰辛苦爲誰
甜不知其計之左矣然壽夭自有定數考
之孫真人相兒壽書凡十有三相無不具
足又頂有奇骨隆起法當大貴術士布算

謂兒八字兩干不雜日祿歸時十二宮中
金水居日月之鄉而水即祿主金爲天官
既釣月復貫陽又五行聯絡如貫珠四餘
環衛其左右大運自童而耄一生通顯斯
真福祿人豈止遐壽曾何虞其痘乎今也
中痘死纔四齡僅三十有六月十八甲子
已耳莊生所謂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
以備葬具然乎否耶豈甘石子平果老耶

律之說盡皆非歟抑妖書妖言果不足信
也嗟乎兒不死于飢不死于寒乃死淫厲
之手狼殘象蹋弗獲永終豈不傷哉余歷
觀內外諸典乃知鬼神形狀莫測夜飛晝
藏橫行空中足不踐地所稱山都木客傷
徨委蛇之屬上下四方在在而有又山川
石水井灶洿池皆有精氣淮南子山出噪
交音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玄中

記姑獲之鳥曰少女白澤圖故室之精稱
僊龍述異記梁清之鬼名芙蓉嵒中散燈
下之怪單衣草帶陶荊州廁中之鬼平幘
單衣度朔山桃樹下食萬鬼之神號鬱壘
神荼龍魚河圖東西南北之極有銅頭鍬
額楚騷載鬢髮踞牙春秋紀朱弓白馬博
物志顓帝之第三子亾爲疫鬼居人宮室
善驚入小兒神異經東南荒之長人以鬼

爲飯以露爲漿朝吞三千暮吞三百山海
經所載人面獸身食人之怪曰鼓曰危曰
肝榆曰奢比曰犁靄音靈曰鑿齒曰蜮人曰
蚺犬曰夏蚼曰黃矩曰窳窳曰韓流曰水
夷曰貳負曰王子夜曰𦣻神字武羅曰禺獠
禺京曰窮奇饕餮曰飛獸之神無之而非
是物矣及後漢書禮儀志中鬼有名殍音凶
者則甲作食之有名疇者則腓胃食之有

名魅者則雄伯食之有名不祥者則騰簡
食之有名咎者則攬諸食之有名夢者則
伯奇食之有名殲死者則強梁祖明共食
之有名觀者則寄生委隨食之有名巨者
則錯斷食之有名蠱者則窮奇騰根共食
之凡使十二神追此十鬼一云凡大凶宅
鬼神所居耳目之前竈髻沉履或投弓戟
俗名或號刀勞或琵琶李核而倚神叢或
鬼箭

燒帳徙床而作鬼魅諸若此類不可枚舉
是悉能祟惑嬰孩小兒月下老人曾云道
途中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至于梵笈所
載別有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爲嬰孩小
兒而作於恐怖種種形相令兒驚畏又有
大梵國中鬼子母喜盜人子是母有千子
半在天上半在世間皆爲鬼王一王從數
萬鬼土燒諸天下燒人民故如來特說護

諸童子經而孫思邈暨群書中丁寧致戒
于育嬰謂小兒衣不可夜露不宜置小兒
庭中善乎子墨子之言之也雖有深谿博
林幽磳無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
鬼神視之余妾情窳嫁未學養其玩兒于
股掌間無異鼉鼓日坐唾窓下學刺繡五
紋任小鬟輩負之出嬉不問所往兒亦性
樂遊掉遇陰雨輒顰蹙相顧作憂天狀人

謂郎君欲外戲乎則踴躍蜿蜒如不及又
踐溺當簷衣恒夜露時時置立花邊水際
或擲窓間胡床上恣其拈弄筆研塗老鴟
抹蝌蚪率以爲常蓋爲天神屬目魔魅竊
窺非偶然矣室慚高明見嗽于鬼旣無桃
菊祓除又不蒜薤迎罵一朝橫死于掌中
於乎謾藏誨盜將誰咎乎然兒之前身爲
真兒者其死更奇也當己酉之五月廿三

日適楚黃友人張中丞元裕以新都令入
吳昌門約廿四日過飲寒齋松樹下將偕
同籍二三友邦大夫共成佳集其晨乃先
遣吏致幣纍纍妾早起治具享客倉忙計
會不及護視兒往嘗置兒牖間時兒無故
向空中東南合掌問訊口稱佛佛者三余
與妾笑而訶之俄頃張家幣至猶能撲入
母懷取次狎弄偶因案上乏刺作報呼童

子不至遂令園丁取錢赴街西買箋二幅
還則誤持一藍紙簽標進余余驚怒曰不
祥哉何所須此語未及竟而兒神漸索漠
大呼父母便失聲閉目泊然化去矣是日
張中丞舟中濕司馬青衫而去余方狂走
與妾慟哭號咷啖刀翦髮悲聲如白楊風
起家人彊置余于榻間似夢非夢忽見兒
冉冉雲端與三小童嬉戲年可四五歲並

鼎角衣紫執旗伐鼓類畫屏中傀儡已而
悅觀其形如上下天狀分明在目但口
不能言衆相料喚然後醒嘗聞橫死則地
下主者不受余日夜呼皇天而問之出入
必呵怨憤之氣于雲落霄夜則向神籲夢
一夕夢若有神言盍召而良嬪訊之當不
而誑旣覺心異其事以語妾妾言去秋曾
詣一婆羅門家立致徐令人亡鬼與談家

事更僕卿不之知也余素不信巫覡及一
切外道聞言頗疑客有稱方士致鬼術更
奇驗又不同于婆羅門家剋日而命家人
往至是家人且聞李君本石所說之異徑
詣方士所祈叩方士請結壇張幕設酒果
召令人覓而問之忽聞暗中有聲初遠漸
近道服帕妝一如其舊旣至則語及家事
綢繆叙話不異平生謂阿真誤死實爲宅

中鬼物所祟妄相追攝旬日前作嘔噦狀
爾主不摘階前藿香葉喂之乎今現在康
王廟中念其父母日夜悲啼同攝者三小
兒錮之後閣獨真兒不當死而死且無罪
某得理于帝俾其再生汝家兼望與之諷
經禮懺以指生路來年閏月科場事畢抱
兒還矣余聞而不信亟從里東西市橋間
康王廟廟故吳原博尚書香火康王與夫

人並祀焉中無所有彊挾其後文昌閣則
陳給事封公所建設梓潼帝君像侍衛士
偶宛然二童子在傍抱持文案若含睇宜
笑態已復過閣下周遭漆黑又見壁間一
小梓潼像訊之黃冠云是韓太夫人所寄
供養者亦有二小童侍焉則大駭謬信四
兒同攝之言符于亾者而余假寤盼嚮之
際恍然所覩悉無弗中哉余園與內兄徐

通政第並其家更譙夜有守者數見園中
朱衣人夜行燎光燭天而康王廟政在余
所居之東南角遙望文昌閣隱映樹中居
常抱兒入花欄夜即干嘔發熱當兒平日
合掌相向時蓋實神奪之鬼乎郡志載康
王即周康王釗三代之賢君也不知何以
廟食于吳初文定公及第在成化八年壬
辰春未放榜之前一日 憲宗皇帝御便

殿召張真人謂曰命汝叩上帝闥探今年
狀頭何人明日真人奏曰以臣入靜觀之
是雙名康三保及啟械唱名鼎甲乃會元
吳寬也 上怒真人術妄將加誅文定跪
階下呼曰臣行第三里中有康王廟臣家
其傍幼即寄名于神康三保實臣乳名
上驚異真人繇此獲免矣唐時貢舉有陰
注陽受之說多以淡墨書榜名曰鬼書要

事淵志 三
若康三保故事則知功名前定于冥數彼造物者不誠狡獪耶而孩提寄名之說又未爲不可也隋烈帝廟籤是宋朝霍狀元所撰靈驗非常余所叩云祠神求福對茲休寵玉女金童翔飛高拱絳綫青囊貽尔嘉種今詳李君所說與余所夢及先嬪冥感之語協于神占若券授焉余聞卜人巫覡之家皆有靈鬼或百歲髑髏無不能談

人間吉凶是知漆園司馬之書非謬至于鬼而能爲余細君言歷歷如畫若方士所致者則紀載未見雖漢家甘泉宮夜望圖形不幻于此何論嵩山處士營陵道人輩余素秉正嫉邪亦不得不深信之矣先是余獨坐草堂中栖悶亡賴方檢諸經論在案披閱屏後忽聞嗟歎衣袈勃罕有聲感之惕然怪似婦人態語弗應乃止其明日

召令人云我昨偶還家家中寂寂惟主人
讀書堂上耳問讀何書曰佛書也問兒何
以殮乎曰妾昔年用若干銀遣人詣市買
文錦半匹不及縫作被池藏之故廂今乃
出以製阿奴襪詎非數哉問人間所作人
天功德有益乎曰無益也惟誦彌陀及禮
慈悲懺可資冥福耳然我修行人居處甚
樂固不須此兒亦無罪不爲地府錄也然

則娘子何時當復還家曰越三日早至矣
家中設放瑜珈談口甘露法食一切夜哭
驚寃咸超苦趣此功德不可思議我來詣
道場聽沙門和海潮音耳問今日家中何
客曰主人方出昌門候李博士因赴弔妾
兄子之喪飯于通政兄家家安得有客從
容語家中大小名字及交游書牘姓名官
爵一一應答無差少頃便求去問旣是修

行人宜消搖自在何以倉忙游走坐不暫
安曰目爲兒事所羈從容抱兒還我當住
西湖上來往天宮聽經矣衆譁然謂西湖
安得有天宮將微三天竺耶曰非而輩所
知也言訖遂歔然失其所在家人歸述于
余余大駭之第恐天宮之說增人笑柄戒
勿語于外也妾言北人嘗歎蘇杭爲天堂
理之所有卿何以云無忽一日命童子開

書篋檢取徑山語錄遂并蘇長公集誤置
席間展卷便得海月辯公真贊其序云師
卧疾使人請予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
矣趺坐如生頂尚溫也軾在黃州夢至西
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
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
軾謫居惠州叅寥子以書遺軾軾爲說贊
贊云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

平生余閱此不覺渙然冰釋按娑沙論中第八名毘率陀天須彌山上有帝釋所居三十三天宮殿更上一倍其地縱廣數萬由旬乃是毘率陀有地如雲七寶所成即彌勒下生之宮也其說如此夫旣謂之天宮必隨地幻成不可以界量論矣人知其遠在須彌又安知其不近在西湖之上耶蘇公夢後筆之于辯才真贊中又閱千百

年而先殯冥感之言印契之遂證出一段公案然使余不讀是集而漫舉鬼語似人不唾則噴不詆爲亾是烏有則指爲嘯雨啼烟已耳且山鬼不過知一歲事縱其靈甚于人要亦止通二趣安得于過去現在未來天上人間地下無不周知而遍悉之乎先是令人持齋九白日誦般若彌陀屬續之日命舉家讚佛及暮問星出未亟索

西方佛軸至榻前合掌頂禮側卧而逝見者以爲吉祥咸謂生天成佛根因非淺余屢夢令人游莊嚴梵宇意不墮惡趣中不虞其靈爽昭著有若斯也真兒能言好佛今轉兒亦好佛搏土累沙無不以佛稱之有一麻一菽及果餌零碎物必先置几格間人問其故答云齋佛而頃歲以來徃徃自呼其名兒見余佞佛亦叉手向佛前余

戒殺亦時時教兒持戒豈惟烹無伏雌乃至蟻子身蟲悉不曾煞有客頻年諷余合蟾宮丸餌兒可免出痘持方見示且云歷歷左驗請爲公家修治無疑屆期僮子之市買臙月鬼至余見而惻然不忍吾欲保吾兒而戕物命乎亟釋之客歎曰公發至德之言類宋景公三語異時無虞郎君痘矣今兒竟以痘死楊居士邀余入放生社

余施池中嘉魚二千頭放之女墳湖祈兒
長命一市人盡笑其所爲曰魚不可脫于
淵夫夫也者家無擔儲彊種流水長者因
緣真謂九臯之上天有耳耶今兒竟以歿
死舉家譙怒余不見東鄰庾頴屠兒曰烹
數十豬猶然生子成美丈夫漁者囊魚曰
從事鉤餌網罟筍之間而子孫繩繩不
絕主人平居持戒行善乃一子弗延是爲

不殺之報乎爲放生之報乎織里人皆言
有宵冥不可詰之天今也不蹊桃李苑彼
荆棘太仁于破鏡而太不忍於餓麟以若
釜鬻尚可詰其理哉

聽濫志下

廢人錢希言蘭栖氏譔

夫余今生作者豈誠有無禱之罪于天而
天降余罰使兒翦焉弗穀也妄意余與兒
兩人者皆于五百生中破塔壞寺剝奪道
人常行惡業妄傷物命彈射鳥獸逐捕衆
生走狗放鷹黏竿布網毀巢探殼沐卯沃
蜂身爲魁膾子作屠兒宰割稱量搥裂烹

害使其骨肉分離頭脚星散小者爲怨爲
欲大者負命負身如是罪業無量無邊故
今兒受札瘥天昏之旤余則生子多殤不
然者子是破戒比丘父乃薄福凡夫一時
同業相召同作共報有如是耶鹵莽而報
以鹵莽滅裂而報以滅裂余何敢懷怨尤
則豈無先大夫之穠養在使余終不有秋
乎人亦有言種麥得麥種稷得稷理固有

之而今大謬不然抑天之網如是其疎且
漏歟余實未嘗盡樽而飲何至無以遺厥
後人天又不能挹而注之也果若載籍所
記則顧非熊文澹再來之事亦理之未可
知者獨惜吾兒有壽者相而不壽命不在
死法中而死實往因使然假手于天天不
誘衷又假手于妖孽人何怨矣余前此每
遭子死則夢牙齒墮落咎徵悉見今兒之

死也一歲之中乃再感之余卜之心而無
媿卒秘弗言又室中時時有聲鬼擊其戶
庭前攀枝瑞香旣花而萎樹頭惡鳥常鳴
侍兒執巾櫛侍余梳枇忽墮地折家人悉
見怪焉數請禱余弗之應無怪行有怪徵
匪牲玉之是愛思以不見不聞滅山鬼伎
倆今反爲彼揶揄旣來神昧余胡見之晚
哉夫使兒至此極者誰歟是寧非余之罪

耶兒生最韶令巨口廣額豐頤大耳髮際
亭亭特起目如點漆凝脂余每携兒出視
賓遊威儀翔集唯諾舒徐卓然有大雅風
見者都賞其汗赤歲時家廟蒸嘗余率兒
同入教之習禮肅如也兩外孫女年並長
于舅氏往嘗共在床邊戲兒行坐必先觴
豆有禮雁行魚貫儼若成童人莫不嘖嘖
歎焉兒齒雖早而行語並遲甫三歲而呼

父母問他年養誰老耶則曰父與母也他
年遠方作官人阿誰偕往耶則又曰父與
母也余抱之堂上問松指松問栢指栢問
圖書指圖書教以唐人小碎詩枕中誦之
聲琅琅晨起爲兒齎面凝然不動余呼襪
履兒手提進之余命燭兒先閉窓余操觚
兒先拭研余坐窓下妾侍食用一胡床立
兒其上每食必分殘箸先父後母而已最

後余不食兒不敢先余出外兒每飯必問
余安在余自外歸足未及于寢門兒已尋
聲出迓投懷而入報其母曰歸矣余性不
喜從人席間袖果蔬其母彊令兒索兒若
諸余性者竟不之索余上交于邦君諸侯
歲時致膳遣餉其或親戚之家好以筐實
啓視纍然不以與兒兒不取與亦不即入
口必摩娑久而後嘗性尤喜分甘割少于

人人戲以請立與之持肴與肴持核與核周旋略盡其非所愛者雖小算器食必掩護惟謹問則應之曰唬虛交切獸怒鳴也常取鉗罍翦尺笊籬箕筐置僻隅使人徧索烏有及問亦應之曰唬並給爲野狸所攫去也蓋其母常戲作野狸聲懼之以止其啼兒反効給人云兒又常好歌吟及善學諸鳥語雞鳴以至賣餠者擊金之聲時時爲雉

鴿舞拍手攔街妾製秋葉帽著之簪花其上鋪瓊瑜爲地衣教使歌舞以爲笑樂人有假余衣裳玩余書策者兒亦掩護惟謹吳人字父爲伯故兒呼余阿伯余久客武林兒每聞乾鵲聲則必拜而祝曰阿伯歸來還再噪余雖癖於譽兒乎而平居不爲舐犢之愛兒性最頑劣時時倔僵不馴東西跳梁木戴塗羹手搏不淨又好聚羣兒

學升未弄丸余叱之不止臨以椶楚妾則
佯擁衛之兒便投匿襁中引母裾自蔽歛
息竊視莫敢微忤徐徵余之色解而後出
見父母有疴癢必撫摩敬搔無小怠其善
機警多此類以故余即怒甚或憂愁或勞
苦或以貧故置食而歎一視兒便釋然相
忘破慍爲喜日置兒左右作劇不勝繞邨
牽衣孰意鳩車竹馬弄物猶新三載業緣

都落黃梁夢境嗟乎兒今已矣余無可爲
邨前娛矣即令坐見蓬萊淺清蟠桃三熟
安得樂生之趣乎余卅而嬰難類漆身聶
子偷息巢卵之餘淪落萬狀年來始有室
廬然亡他長物鳴琴一張遺書數千卷蕭
然四壁而已辛苦徹桑從貴人貸緡不貲
責者在門是用廢寢余又素拙謀生問以
權衡籌算皆不曉歲餽其口于研一遭凶

荒桂玉不繼瀕死溝中者數也而猶妄學
陽城屏跡不敢干人突無烟僮輩枵腹相
枕兒怒啼甚急挑霜中薺作羹和餽饋噉
之頻年存饑牂羊殣首中人寒素之家獲
炊盤桃花米飯一頓味等雕胡雲子矣頃
歲類有年而余止污耶五雙租庸不足輸
縣官妻兒相對猶是麤糲腐儒餐也余見
兒啣魚鱗不斷飲淚如泉相向哽噎齋厨

又無蹲跼諸蔗荔枝鹿脯之屬每兒來須
果食輒從園中擊蝨桃螬李生楂撚棗及
樹頭鴨脚子悉以乞與兒如得未嘗噉不
則懷一錢兩錢詣餅師肆易飯飽寒具餉
之且慰且給視日下春耳余又數營菟裘
斧斤之聲不輟樓祠鸛鵲與妾石榴褰子
並在西隣質庫中質錢帖子雜然綴壁兒
亦歷三寒暑擁敗絮敝綈蒙茸百結猶是

銀盆化生時物伶伶僂僂裂膚見肘初未
嘗增一縷一絲里孺子姍笑謂名父兒郎
天吳紫鳳都顛倒耶色將驕穉余兒兒目
攝之去曰吾惡紫臭非無裳也恬然相安
曾不爲耻即余平居交知贈遺不乏文綃
輕縠細布蘭干甫入門趣使出質兒又不
幸有祖之期喪錦繡羅紈金銀珠玉玩好
纖毫未嘗適其體會不如陽翟大賈霍家

奴猶能種種莊嚴其子若月光善財然傷
哉貧也兒曾不獲一日之膏粱統絳以死
夫使兒至此極者誰與是寧非余之罪耶
誕寘之隘巷其義何居於乎痛哉說者妄
謂琉璃先折芝草無根寄珠于人求不越
宿不宜以四歲之兒早慧故天然余觀夏
侯惇四歲求師謝安四歲見賞于桓彝王
導蔡興宗四歲不入非類之室傳暢四歲

客戲脫其金環曾無恡容此諸君不皆未
孩而始誰歟厥後名高位顯弗聞天也且
夫駒而馬耶雛而雞耶犢而牛耶善哉而
瞿所耶鮪也以如絲之魚化豹也以一班
之文成簪箇之干霄也以荀萌豫章之蔽
牛也以拱把宇宙間何少不長何夭不喬
者乎黃口小兒安所撓觸滄浪之天歿之
苗而不秀又曷謂矣兒死後游竟無夜不

選家研傍丹筆旋雪旋湮淙籍汚簡不異
平生苔痕中稚子行縱斑斑點點余與妾
晝思夜抱無適非兒數夢兒凌空而來虞
其控地以衣裾承之而覺間與謔語此回
且造鍊櫃錮而足而將安往哉嘗聞古者
吹笙子晉語高泰山爲天下宗故豫知上
賓帝所余兒濁骨凡胎以何因緣不昧去
來之理非其夙根猛捷疇令酪出乳中蓮

生火上乎夫臭腐化爲神奇而神奇化爲
臭腐又安知臭腐之不復爲神奇也齒髮
有盡而休明無盡又安知休明之不復爲
齒髮也兒今不爲秋栢之實必當上生三
管筊篴天不則復誕菩提之家或以誓願
精堅再現童子身若文顧兩家子旣翛然
而往者亦翛然而來理固有之第求其娟
好秀慧如前安可必得雖長江爲研墨莫

能寫余之哀惟有奉頭鼠竄自訟自艾曰
胡跪膜拜于竺乾聖人前懺除垢讐而已
始余以辛丑冬游新都之黎陽彼中關壯
繆廟籤極靈驗廣文吳蔓之彊余叩子嗣
于神余不覺輕信叩之得庚甲未亨之識
旣而悔之甚不樂今妾所生長子殤者實
甲生而此兒則庚生也眞兒亡年是巳余
心頗憂庚字則預向妾道其故後妾乃不

入月而孕初以爲瘡終以爲娠當眞兒之
死也復往叩籤郡城隍廟中神人告以着
白賜緋依舊回來之語解者曰回來吉也
來而緋其象貴乎則何以後二句又云衣
錦還鄉風雲際會或曰是再還之徵也而
在後噫嘻破斧之歌古所繇作殆天命乎
非人意乎大凡雲蒸礎潤有兆必先獨余
夢墮齒則兆登天則兆夢賜環則不兆問

籤于壯繆則兆郡隍則兆問籤于白嶽玄
君毘陵隋烈則不兆余與妾薄命則兆兒
貴命則不兆孫思邈相兒壽書相他兒則
兆相余兒則不兆神人之大祥也而反以
爲不祥斯實未了何義豈王符所云賤人
夢之即爲妖耶抑見祥不爲祥乃爲旤也
漢陸賈以燈火華蜘蛛集爲瑞應兒痘時
無燈不花螭懸帳額玉龜金錢靡弗兆吉

怪哉見祥爲旤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
爻意形于言便占凶吉余誠不風而波先
雷而毀無端叩問自生厲階然夢卜機祥
之微識緯術數之秘有驗有不驗若河漢
之相懸求美則不得美求不醜則有醜真
使人莫可臆而度者嗟乎余惟不能恐懼
修省以至于斯爾然余未嘗須臾忘恐懼
修省也孔道人算定袁儀卿無子不第被

雲谷老人點化教使力行善事兼持准提
呪以期必驗儀卿未幾生子又未幾登第
孔公之言不徵余平居在暗室屋漏之中
常恐得罪于天地鬼神學行善事罔敢少
懈遇一生物必思放見一窮子必思濟而
年來亦習俱胝三行與一字輪呪晨起盥
櫛五體投地向菩薩鏡臺前發願祈求教
子成名夜嘗設案于庭焚香疏告今一朝

奪兒以去組修之謂何乃爲大盜積袁先生之驗也如彼余之不驗也如此袁先生無子而有子余反有子而無子彼焉狎與此焉狎奪卑猶何薄天目何親帝心之所感無乃偏乎豈造化能小兒小兒獨不能造化耶嗟夫自余兒死凡爲善者莫不寒心矣往真兒歿時墮掌中銀鈴于床今掖此兒就木復遺畸履于闔內僉謂又當再

來於戲是尚可還可回叶關中逸人之夢

哉

唐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

客有習老婆禪者笑曰

陀羅尼經中載積業夙因凡幾度始解君家徃徃來來非冤即對啼得血流無用處矣坐有從傍代余應曰經語有權有實陀羅尼經公案爲煩人不信佛法不明因果者而立此菩薩權教也善誦則啼葉笑花不善誦則角弓雲漢歷觀尊宿老衲尚有

將身心奉塵刹者何論陶家輪中一小兒
發願如斯不能靈奇狡習僕聞精誠之至
則變化出焉神明通焉故觀化于有何有
不無觀化于無何無不有女媧之天可石
而補也章亥之地可步而算也魯陽之日
可戈而挽也烏江之月可楮而鏤也宋室
之星可言而退也愚公之山可力而徙也
精衛之海可土而填也宜陽之厓可泣而

開也燕市之霜可夏而隕也商丘之珠可
泳而得也舒姑之泉可絃歌而流也風可
噓氣而成也雨可噀酒而致也米可擲爲
丹砂也瓜可藝于盆盎也布可火而浣也
弦可膠而續也名香可返魂也龍可繫也
鶴唳可劍遊也秋駕可夢受也金鳳皇可
飛還也城門可化爲鴛央也枯樹可仙也
霹靂可鬪也陵谷可貿遷也蒲昌鹿渾之

洪波可驚而涸也人之巧信可與造化同
功也理也非怪也何獨疑于嬰兒之去來
牖于彼而蔽于此斯不亦大怪乎且曾母
啗指非歸遠之謀擊磬心悲無應石之道
神者先告精或往來誠合于精精通于天
金石可開况乎血氣雖幽明異路而感應
相符斯理不待言矣古今所記悟前生事
累牘聯篇冥應顯著彼能記憶杏樹孔中

銀壺盧子漆球香囊猶在者獨何人哉後
卒致通顯豈亦寃且對乎盡如客言則伽
藍甕邯鄲甌隼湖枕中三生石上皆荒怪
不經之談歟客以應而退然余宿債雖
未了償或兒塵緣亦未斷絕而生子之心
如灰不知何時復甦但言情轉癡矣
廢人曰山有增長而舉世不見地常遊行
而舉世莫知雞栖于杙指豎子爲僬僥弗

習其能成丈夫而丈夫之子復成丈夫也
蟲生桃中據果核爲國土弗測其外有世
界而世界之外復有世界也何則世人與
雞蟲情量有所閼而識見不易周也魚大
如木木大如魚千人氈帳二萬石船皆實
有之事世人所不信何況化寶城踊妙壚
藏大千千鍼鋒等須彌于葶薺神通感應
不可思量者乎語云多所見少所怪以已

不聞則謂亾有其言下民死生繇天繇命
有運有數上帝爲政斗極爲政司命爲政
岱宗之神爲政地下主者爲政而獨不信
淫厲之陸梁黷天綱叛人紀磨牙吮血殺
人如麻高不聽卑枝大于榦尚忍言哉尚
忍言哉廢人平居狎聞鬼神幽怪木石妖
祟之事目染耳濡罄竹難盡竊有志于董
狐故撰獮園一書而實未出也乃其著者

在余後先兩兒斯足以駭矣夫韓昌黎先生高談道德性命而猶不廢原鬼之文彼豈亾見而云然歟即余所聽六合之內外無非濫者于余兒何病諸故詳哉其志之志成陳君旃甫進曰僕昔館于吳氏主人號方山子家多異林嘗閱笥中書一種忘其名是全載痘司鬼神靈應事初范文正公生一子痘神來夢中徼福曰與我廟宇

則生不則死公不可卒死之後公生第二子痘神復徼如前公又不可又死之至第三子生公感夢如初而終不爲動其神歎息而去第三子者即監簿公也或云監簿亦再來人也又有敝襟郁茂才者爲余言其鄰人某甲以傭織爲業頃年常在玄妙觀中痘司廟前攀經攀引也俗呼爲班經織也經緯之經廣韻去聲一日廟中無人忽聞痘司諸神相向作

吳語謂云適戲與天神爭博不勝輸却小兒若干名今須押送但缺一解子如何傷應曰何不即遣攀經者往某甲得此言鬼鬼交喪棄其業而歸是夜即病熱死據陳君所述已著于書郁君所稱親炙其事然則人間嬰孺之死生將寄命于牛鬼蛇神木夫土伯彼上帝而下不爲政乎不仁甚哉魯人無麥而書此胡以獨不書也抑是

諸鈴盤傀儡何罪乃以佐博局中提馬同于賦獵曾芻狗壤疏之弗如即攀經人亦庸辜而并蠶啗之置閭天子于何地人命果可爲戲歟昔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矣夫秦工之勒昭王詭言以譎後世耳非真博也然古者帝王神仙之流亦何嘗不博周

穆王北入于邠

邠鄭邑也音丙

與井公博三日而

決故後人詩曰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

衛叔卿得仙在太華山中與洪崖先生許

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數人

博戲于石紫雲鬱鬱于其上夷考諸君之

博也不以瓦注則以鈎注不以金注則以

玉注曾未聞以赤子注也注赤子自吳中

痘司五郎始上帝雖高拱紫宸維天聰明

何幽不燭乃聽其白晝殺人夢夢充耳若

罔聞焉昔獻封豨之膏而不若茲胡以獨

若羣嬰彼羣嬰非人乎無罪而死于十盧

九雉之下寧不翦太上好生之慈哉稱彊

暴者宜莫如盜跖第以飴黏牝人肝而益

晝膳不噉無罪小兒虎欲啗人不避賢豪

然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

沙上而浣衣于水虎自山下馳來婦人倉

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卒不
爲暴而去然則虎亦有仁不噬無罪小兒
也兒如吾家轉住罪不過盜酒錄釘行屏
滅燭何至姬而殛之以償博負淫厲之惡
猶浮于綠林猛于白額耶窮其無厭不竊
吳國以輸人不止獨奈何持余兒作孤注
乎無鬚之甌慘孰甚焉古者先王之法畋
不掩羣不取麝天孩蟲不得煞穀卵不得

探魚不盈尺彘不期年者並不登于俎凡
若此禁無非懼傷天地之和耳秦西巴武
士也而能放麇還母宓單父縣令也而不
欲人取小魚司馬懿武照窮天地惡人也
族何晏閭知微而命捨其家小兒繇斯以
談惻隱怵惕之心信乎人皆有之矣遽條
戚施獨無惻隱怵惕之心肆于民上以從
其淫不弱肉而彊食不饜太上好生嘗命

仙官以監察五嶽禁其不得妄作威福橫

害下民

唐開元中玄宗登封泰嶽司馬承禎奏其事于是詔於五嶽山頂列

置真君廟

夫嶽者山林之神也猶有仙官主之

痘司五郎諸鬼物獨無主之者乎恣厥所
爲直以億兆生靈爲戲寧惟簠簋惟薄之
弗修而已威福之擅敢于若此不以釁鼓
反赦而尸諸吳社吐珠于澤誰能不含豈
天帝之醉哉

錫秦金策謂天帝醉

浸假而築壇級于

玉京紫清之間亦不得而知耶日者昆山
道中小泥神崇一青衿以死而郡城隍怒
髮上指夜遣冥卒十餘曹焚其廟屋百年
之香火蕩然

詳見會園

聞者稱快比于管大夫

沐枝庶幾和平之聽也已今縱厥淫厲如
俳如優短製衣裳小作冠帽齒森劍樹舌
出火輪斟小兒之血爲酒析小兒之骨爲
糧以腸囊酒以腹阮飯呷啜羹瀋啖啍脂

膏皮劉人畜二命不可勝數尊莫尊于郡
隍久在人天中贊化者將亦罔聞痘司之
肆虐五郎之宣淫胡不燎其巢焉夫木佛
尚爲丹霞所燒大自在天之目精且爲提
婆鑿出湘君之山乃爲祖龍所赭西楚霸
王廟終爲狄梁公所除新明縣赤水神祠
亦爲道成阿師所毀而甌反及于建者其
見宣以郡隍之明威式于道傍土偶而不

室志

式于里巷芻蕘倒阿授之瘳典安在人死
不恤鬼妖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乎豈余
穀日之夜夢中所見蓬跣無頭車銘藍縷
靛面鳥喙而插花于鬢醉者持不醉者不
醉者持醉者纍纍並入胥井中皆是物耶
自昔怪鳥異獸盜尸無頭鬼徃徃託
日喬狂于東園天桃西山黃土偃師之革木膠漆
白黑丹青以自神則此非其類哉盜尸喬
任見西

志湖而夢坐于屏衣冠雄毅若大僚者又何
神也斯非所云不爲政者歟果爾則詩稱
天蓋高書稱命靡常聖經所訓千古不刊
而造化陶鈞斗極主宰之說盡屬繆悠一
魑魅之力能勝天而立命矣彼宣尼又何
以旣致慨于作俑復示誠于敬遠叮嚀詔
告恒諄諄焉余爰宋孝廉子痘出兩月矣
拏之北上教于金焦兩山揚州璫花觀觸

忤幽都鬼神痘復重見而死西昌唐氏子
痘出三月矣許痘司袍冠不與歲朝抱遊
玄妙觀經過廟門口稱羣兒招之嬉戲其
夕痘再發體無完膚三日乃死敝戚王武
庫之孫亦夙慧忽有奇鬼狀若人間所塑
斗魁象者相隨半載其家呼作魁星以爲
吉祥而狎事之不知其是痘司鬼神向所
謂以惡駭天下者也亡何孫忽抱痘死詳見

僧園夫痘之重出證屬反常皆不著于方書而聖人之所不口傳者至鬼神相向作語徵逐見形比于枕戶蹠首過社搖枝又大奇矣亦非盛世所宜有是皆以不能敬遠之故召厥怪異何謂非殷鑒乎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石不能言或湧焉故有訛伍子胥爲胡髭鬚者矣有舛杜拾遺爲路十姨者矣有謬小孤神爲小姑

神遂稱彭郎娶小姑者矣

小孤山與彭蠡相對

有祠

逆鱗魚花關索者矣有祭木瓜古欖蘭麻阜茨百花大王者矣有指昌黎軒轅彌明傳爲真有其人而廟軒轅彌明者矣舍彼上玄惑茲左道祝史陳信曾無媿辭昔賢以祠夏禹爲江東委巷之禮此豈可使爲訓哉龍無求於我我無求於龍使余善鏡前車家無老僕不事封豕長蛇于堂何繇

反順爲逆橫傷兒命使兒壽量未盡曾不得比數于童烏蒼舒啣實戴華枉同鳧没天乎兒之無罪而余之智不如葵也壺子之言曰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古人不有其物物不能神衆邪之所積其翫無不逮者故曰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旨哉名言厥此謂歟抑余聞機械之心藏于胸中則神德不全鬱頭藍弗觸宮掖

女子手遂失神通故其偈曰纔生一念欲便失五神通彼痘司五郎以姹女嬰兒爲俎豆以冶容麗色爲儀刑以秘戲橫陳爲仁義以管絃歌舞獻酬祝頌爲禮樂文章以漿酒藿肉攫金盜璧爲菑畚畝詳見王者威儀公行僭擬神仙宮觀紛然會園厠居狐之媚狼之貪虎之眈眈鶉鵲之奔奔彊彊茂有甚于此者乃其神通終不失

則曷以故豈此獠平居精進反能坐獲非
想定深入無生忍故混迹酒肆姪坊而賢
于鬱頭藍弗耶又不然用物弘取精多所
鬻者厚故其神明久而不潰歟世人燭既
福不燭是非燭彊弱不燭邪正莊事此獠
惟謹奉爲盤庚伊尹禮爲實沉臺駘捏怪
與妖簀鼓愚昧至捐妻若子以參之余何
暇較其然不然妄意此山澤老魅花木妖

精非盜兩間之微權則乘五行之敗烝口
尚瀾翻吳語目中豈辯撐犁生平但識樗
蒲幾齒棋幾道長行雙陸幾條梁耳有何
聰明有何正直有何大威德有何死勤事
勞定國有何禦大災捍大患不過以惡念
增長之力如神蛇斷續享千歲于世間而
人共畏之大若驕之明神不能瀦其宮雷
火不能燔其社劒仙不能捋其髮菩薩又

不能破其頭爲七分如阿梨樹枝是帝令之所固加天誅之所獨漏夏鼎之所未鑄呂刑之所不詳楚禱之所失載而我佛如來千百億化身之所弗度者也莫爲之防曷有紀極余其如痘司五郎何雖然語有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齒剛故亾舌柔乃存人與鬼物一揆耳謂上帝可終謾歟謂下民可久侮與謂天權可狎翫歟謂殺機

可竊發歟謂城社可長甬歟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廢人惡敢竊比于范公曾謂靈祇不如林放故與其諂鬼也寧格天與其画魅也寧佞佛獠旣以余兒盈貫余且將浴老僕于狗矢中具槃水捧劍取雞羊豕之血以詛諸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沉久湫之邨祠下令童律烏木由庚辰諸神制之左鉤陳右太乙召使與羣兒對簿以攀經人

爲證金鈴玉械歐刀絮棺顧安所逃罪旦
暮且遷其鼎簋而蕩夷其巢穴操糞火熏
室之立盡則痘司五郎之技窮也其如余
何矣其如余何矣脫令徼天之幸而有北
不受山川舍諸又不有桂後惠文法在乎
余將請于庶邦冢君大夫齋心藻行相與
聲其罪而討之吳殤之骨累于原野若培
塿焉至于今未肉也則豈惟通國之父兄

憾之凡我在位罔不痛心疾首天或厭其
凶德不以爲僂而假寵于二三執事敝邑
雖褊小豈乏弓之桃矢之棘哉一旦縗絰
之色變而兵革其相率從君子討以爲淫
厲者難諺云狼衆能食人人衆亦能食狼
翦笠澤之簡簡蒺也猶足以薙構櫨構榘也櫨梁上
柱短而無遺燼獠雖獰能從天上乎能從地
遁乎能居于屏蔽屏櫓下乎能走入殿柱

玉碣中乎

此羅公遠故事

嘻鳥沸波而河伯不潮

螳怒臂而齊莊避轍神龍之智猶嚙斷秦
皇九鼎之絲恒思悍少年之力猶與神叢
博勝藉而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亾
曾謂匹夫可以奪志吳俗信禳畏鬼家覲
戶偃簫鼓牲牢沸天腥地遂使牝厲妖魔
淫祠野廟歸然列于貞臣烈士之間乃貞
臣烈士廟門有棘終歲不獲享孟黍薦杯

羹蔚則集而枯是棄滔滔濫觴幾被髮而
祭矣孔歎偶人墨迴朝歌見霜知冰焉得
無革老氏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吳社
之鬼神焉久矣苟蒞之非道不數年吳其
裸壤乎嘗聞黃郊之帝曰祗卑紫微之帝
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霧荒祗卑王于地山
河草木屬焉神尊王于天日月星辰屬焉
靈荒王于空風雷雲雨屬焉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痘司五郎之淫祀出于何典疇築
斯社初未嘗有其舉之曷爲乎莫或廢焉
廢淫畏人議其後耶象人則廢僭上則廢
煞天則廢漁色則廢康梁沉湎則廢廢之
所以使民不惑也居上者奚懼而舍海或
虞淵之不祥犀之速悔哉世尊言殺一闡
提勝供五百阿羅漢老氏亦言兵凶器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孔子厄于陳夜弦歌

于館見長人歎曰六畜龜蛇魚鱉草木之
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
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矣殺之
則已夫何患焉然則鸛鷺慈悲猶龍柔弱
鳳兮博濟此三聖人也而皆不廢殺所見
豈不遠哉淫厲以無知么膺供意錢爭道
之戲毒如羅刹夜叉狢鵝蠶姪龍姪二音害人
心乃在闡提長人上矣孰不可忍殺之奚

傷且巫也而不投于西門豹乎兩頭蛇也
而不斷于孫叔敖乎怪哉也而不滅于東
方朔乎元緒也而不烹于諸葛恪乎武昌
江中三魅也而不殄于張春太守乎烏將
軍也而不殲于郭元振乎是不皆王公貴
人印纁纁綬若若歟而端然無恙未聞貽
感其究也功迹汗竹帛銘篆著槃盂于今
誦之不衰今之諸侯豈遂無人曷不取諸

死魅投諸水火以拯夫林林入井之孺子
斯蓋剖其斗折其衡徙其薪徹其桑法令
飭于上而風俗澄于下吳自今可觀乎即
我家君大夫之盛美將與春秋漢唐諸良
人比隆足以蓋濁世矣舍此弗事而曰勝
殘去殺未或聞之典刑

聽濫志終

萬曆癸丑春三月
吳趨月駕園雕本

溧水陶學教鐫

